

靖

節



陶靖節集卷之三

詩五言

文選五臣注云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耻事二姓故以異之嘗攷淵明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十二首耳皆晉安帝時所作也淵明以乙巳秋為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即解印



綬賦歸去來辭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
宋恭帝元熙二年也寧容晉未禪宋前
二十年輒耻事二姓所作詩但題甲子
以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
其所題甲子蓋偶記一時之事耳後人
類而次之亦非淵明本意泰少游嘗云
宋初受命陶潛自以祖侃晉世宰輔耻
後屈身投劾而歸耕于潯陽其所著書

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亦初以後但
甲子而已黃魯直詩亦有甲子不數義
熙前之句然則少游魯直尚惑於五臣
之說他可知矣故著于三卷之首以祛
來者之感云

始作鎮軍叅軍經曲阿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
晏如時來苟冥會婉孌通衢投策命晨裝暫

與園田踈眇眇孤舟逝絲絲歸思舒我行豈不
遙登陟千里餘月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
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蹟拘
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此賦求幽
貞之所處

鶴林曰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簞笠但
居市朝軒冕行要使山林簞笠之念不
忘乃為勝耳淵明望雲慙高鳥四句似
此胸襟豈為外榮所點染哉山谷曰佩

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
意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

二首

其一

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一欣待溫顏再喜見

友于

洪駒父云以兄弟
為友于敬後語也

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

隅江山豈不險歸子念前途凱風負我心戢柁
守窮湖柁以制
切柁也高莽眇無界夏本獨森踈誰言

客舟遠近瞻百里餘延日識南嶺空歎將焉如

其二

自古歎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曠巽坎難

與期巽順也坎險也或曰巽風也崩浪聒天響

聒喧也長風無息時又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靜

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

疑

趙泉山曰二詩皆直叙歸省意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

按江圖自沙陽下流一百五十里至赤圻赤圻二十里至塗口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

俗情如何捨此去遙遙至南荆叩枻新秋月臨

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

闊晶晶川上平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

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榮

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按是時淵明年三十七中間除癸巳為
州祭酒乙未距庚子叅鎮軍事三十載
家居矣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二首

其一

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屢空既有人春興豈
自免夙晨裝吾駕啓塗情已緬鳥弄歡新節冷
風送餘善寒竹彼荒蹊地為罕人遠是以植杖

蕭悠然不復返即理愧通識所保記乃淺

其二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邇難逮轉欲志
長勤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
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有時
息行者無問津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
掩柴門聊為隴畝民

東坡曰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

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予之世
農亦不識此語之妙

癸卯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寢迹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荆扉晝

常閑閑必結切圖也淒淒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傾耳無

希聲在目皓已潔潔或作結勁氣侵襟袖筆歌謝屐

設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悅歷覽千載書時時

見遺烈高傑非所攀深得固窮節平津苟不

此詩與前詩同出相運詎為拙寄意一言外
茲契誰能別

鶴林曰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此十
字雪之輕虛潔白盡在是矣後此者莫
能加也

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晨夕看山川事事悉
如青微雨洗高林清颼矯雲翮眷彼品物存義

風都未隔伊亦何為者勉勵從茲役一形似有
制素襟不可易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終懷
在歸舟諒哉宜霜柏

趙泉山曰此詩大旨慶遇安帝光復大
業不失舊物也

還舊居

昔家上京

南康志近城五里地名

六載去還

韓子蒼二洲明自庚子始作建威參軍由參
軍歸是歲乙巳故云六載

泉山二自乙未佐鎮軍
幕迄今六載韓說益誤今日始復來惻愴多所

悲阡陌不移舊邑屋或時非履歷周故居鄰老
罕復遺步步尋往迹有處特依依流幻百年中
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撥置且
莫念一觴聊可揮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草廬寄窮巷甘以辭華軒正夏長風急林室頓
燒燔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迢迢新秋夕亭

亭月將圓亭亭高也果菜始復生驚鳥尚未還中宵
紆遙念一盼周九天總髮抱孤念奄出四十年
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閑貞剛自有質玉石乃
非堅仰想東戶時餘糧宿中田鼓腹無所思朝
起暮歸眠既已不過茲且遂灌西園

按靖節舊宅居于柴桑縣之柴桑里至
是屬回祿之變越後年徙居於南里之

南村

己酉歲九月九日

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交蔓草不復榮園木空
自凋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哀蟬無歸響叢
鴈鳴雲霄萬化相尋繹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
沒念之中心焦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
非所知聊以求今朝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

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
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
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
息簷下斗酒散襟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
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

觀此詩知靖節既休居惟躬耕是資故
蕭德施曰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耻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溪田舍穫

溪蘇
困切

貧居依稼穡戮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負
所懷司田眷有秋寄聲與我諧饑者歡初飽束
帶候鳴雞揚楫越平湖汎隨清壑迴鬱鬱荒山
裏猿聲鬧且哀悲風愛靜夜林鳥喜晨開曰余
作此來三四星火頽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
遙謝荷蓀翁聊得從君栖

蔡寬夫曰秦漢已前字書未備既多假
借而音無反切平仄皆通用自齊梁後

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
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
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
息簷下斗酒散襟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
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

觀此詩知靖節既休居惟躬耕是資故
蕭德施曰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耻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澗田舍穫

澗蘇
困切

此詩與五極
此詩與五極
此詩與五極

此詩與五極
此詩與五極
此詩與五極

貧居依稼穡戮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負
帶候鳴雞揚穢越平湖沈隨清壑迴鬱鬱荒山
裏猿聲鬧且哀悲風愛靜夜林鳥喜晨開曰余
作此來三四星火頽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
遙謝荷蓀翁聊得從君栖

蔡寬夫曰秦漢已前字書未備既多假
借而音無反切平仄皆通用自齊梁後

既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士率以偶
儷聲病為工文氣安得不卑弱惟淵明
韓退之時時擺脫俗拘忌故栖字與垂
字皆取其傍韻用蓋筆力自足以勝之

飲酒 二十首

余閑居寡歡兼此夜已長偶有名酒無
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
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

命故人善之以為歡笑爾

其一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

陵時

漢蕭何傳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

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
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

黃山谷曰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此
是西漢人文章他人多少語言盡得此

理

其二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

立言九十行帶索饑寒况當年

列子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

行乎鄙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人為貴吾得為人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吾得為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已行年九十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乎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也

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

詩賦曰... 士作詩云九十行帶索

榮公... 無... 謂之曰陶詩本特... 榮

因有君詩乃且陶之工或譏余貴耳... 賤

目則為解曰榮政期事近出列子不言

榮公可知九十則老可知行帶索則無

依可知五字皆贅也若淵明意謂至於

九十猶不免行而帶索則自少壯至於

長老... 宜如此窮... 之所以

可憐也此所謂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
已矣古人文章必不虛設

其二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
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條
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

其四

栖栖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

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自值孤生松
鬪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陰獨不衰託身已得
所千載不相違

趙泉山曰此詩譏切殷景仁顏延年輩
附麗于宋

其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
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

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王荆公曰淵明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人境四句由詩人以來無此句

東坡曰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景與意會故可喜也

敬齋曰前輩有佳句初未之知後人尋繹出來始見其工如淵明悠然見南山

方在離間已透時安知其高老杜佳句最多尤不自知也如是則撞破煙樓手段豈能有得耶

蔡寬夫曰俗本多以見為望字若爾便有褻裳濡足之態矣一字之誤害理如此
張九成曰此即淵明猷猷不忘君之意也

其六

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

譽毀三季多此事漢叙傳三季之後達士似不

爾咄咄俗中惡切丁也且當從黃綺

湯東澗此篇言季世出處不齊士皆

以乘時自奮為賢吾知從黃綺而已世

俗之是非毀譽非所計也

其七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裛於以切况此忘憂

物遠我遺世情遠千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

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

此生

定齋曰自南北朝以來菊詩多矣未有

能及淵明詩語盡菊之妙如秋菊有佳

色他華不足以當此一佳字然終篇寓

意高遠皆繇菊而發耳

良齋曰秋菊有佳色一語洗盡古今塵俗氣

東坡曰靖節以無事為得此生則見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

韓子蒼曰余嘗謂古人寄懷於物而無所好然後為達况淵明之真其於黃花直寓意耳至言飲酒適意亦非淵明極致向使無酒但悠然見南山其樂多矣遇酒輒醉醉醒之後豈知有江州太守哉當以此論淵明

其八

青松在東園衆草沒竒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竒提壺挂寒柯遠望時復為吾生夢幻間何事繼塵羈

其九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歟田父有

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
 縷茅簷下未足為高栖
 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
汨古深感沒切
 父老言稟氣寡所諧
 紆轡誠可學違已詎非迷
 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趙氏註杜甫宿羗村第二首云一篇之

中賓主既具問答了然可以比淵明此

首

趙泉山曰時輩多勉靖節以出仕故作

是篇

其十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
 道路迫且長風波阻中塗
 此行誰使然似為饑所驅
 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
 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

趙泉山曰此篇述其為貧而仕

其十一

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饑至

于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

心固為好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裸葬何必

惡前漢楊王孫臨終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

引脫其囊以身親人當解意表

東坡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寶不

過軀軀化則寶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

吾不信也

東澗曰顏榮皆非希身後名正以自遂

其志耳保千金之軀者亦終歸於盡則

裸葬亦未可非也或曰前八句言名不

足賴後四句言身不足惜淵明解處正

在身名之外也

其十二

長公曾一仕壯節忽失時杜門不復出終身與

世辭張釋之子張擊字長公官至大夫仲理楊倫

歸大澤高風始在茲一往便當已何為復狐疑

陶淵明集 卷之三
去去當奚道世俗久相欺擺落悠悠談請從余
所之

其十三

有客常同止趣捨邈異境一士長獨醉一夫終
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規一何愚兀
傲差若穎寄言酣中客日沒燭當炳

湯東澗曰醒者與世計分曉而醉者頽
然聽之而已淵明蓋沈冥之逃者故以

為愚而以兀傲為穎耳

其十四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
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
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張文潛曰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
飲酒而况必飲美酒乎其所與飲多田
野樵漁之人班坐林間所以奉身而悅

口腹者畧矣

石林詩話曰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蓋方時艱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故耳

其十五

貧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

灌木也 木也 叢

班班有翔鳥

寂寂無行跡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逼鬢邊早已白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

其十六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更弊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鷄不肯鳴孟公不在

茲終以翳吾情

前漢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

其十七

幽蘭生前庭含薰侍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覺悟當念還鳥

盡廢良弓

湯東澗曰蘭薰非清風不能別賢者出
其處之致亦待知者知耳淵明在彭澤日
有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語所謂失故
路也惟其任道而不牽於俗故卒能回
車復路云耳烏盡弓藏蓋借昔人去國
之語以喻已歸田之志

其十八

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醪祛

所惑

楊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好事者載酒殺從游學

觴來為之盡是

諮無不塞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仁者用其
心何嘗失顯默

湯東澗曰此篇蓋托子雲以自况故以
柳下惠事終之五柳先生傳云性嗜酒
家貧不能常得親舊或置酒招之造飲
輒盡

其十九

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
纏已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盡介然分終
死歸田里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世路廓悠
悠楊朱所以止淮南說林訓楊子見達路而哭
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
練絲而泣之為其
可以黃可以黑雖無揮金事文選張協詩二
疎詩云揮金樂
當濁酒聊可恃

按彭澤之歸在義熙元年乙巳此云復

一紀則賦此飲酒當是義熙十二三年
間

其二十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孔彌縫

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

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

老翁為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

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

中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

東澗曰諸老翁似謂漢初伏生諸人退
之所謂群儒區區脩補者劉歆移太常
書亦可見不見所問津蓋淵明自況於
沮溺而歎世無孔子徒也

東坡曰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
醉時說也若已醉何假憂誤哉然世人
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名言

止酒

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閑止坐止高蔭下步止華
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惟止稚子平生不止酒止
酒情無喜暮止不安寢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
之營衛止不理徒知止不樂未知止利已始覺
止為善今朝真止矣從此一止去將止扶桑溪
山海經云黑齒之北曰暘谷有扶木九日居下
枝一日居上枝皆戴鳥郭璞云扶木扶桑也
清顏止宿客奚止千萬祀

胡仔曰坐止高陰下四句余反覆味之
 然後知淵明之用意非獨止酒於此四
 者皆欲止之故坐止於樹蔭之下則廣
 履華堂吾何羨焉步止於華門之裏則
 朝市溘利吾何趨焉好味止於噉園葵
 則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大歡止於戲稚
 子則燕歌趙舞吾何樂焉在彼者難求
 而在此者易得也淵明固窮守道安恬

丘園疇肯以此易彼乎

述酒

舊注儀狄造杜康潤色之

宋本云此篇與題非本意諸本如此誤

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秋草雖未黃融風久
 已分素礫晶修渚南嶽無餘雲豫章抗高門重
 華固靈墳豫章宋武始封重華斥恭帝揖遜事流淚抱中歎傾耳
 聽司晨神州獻嘉粟西靈為我馴諸梁董師旅

羊勝喪其身

黃山谷云羊勝當是羊勝羊勝白公也沈諸梁葉公也殺白公勝

山陽歸下國

魏降漢獻帝為之成名猶不勤卜生

善斯牧安樂不為君平王

從韓子蒼去舊京峽本舊作生

中納遺薰雙陵甫云育三趾顯奇文王子愛清

吹日中翔河汾朱公練九齒閑居離世紛我我

西嶺內偃息常所親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倫

黃山谷曰此篇有其義而亡其辭似是

讀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

韓子蒼曰余反覆之見山陽歸下國之

句盖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以後有所

感而作也故有流淚抱中歎平王去舊

京之語淵明忠義如此今人或謂淵明

所題甲子不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

淵明哉惟其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

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

趙泉山曰此晉恭帝元熙二年也六月

十一日宋王裕迫帝禪位既而廢帝為
零陵王明年九月潛行弒逆故靖節詩
中引用漢獻事今推子蒼意考其退休
後所作詩類多悼國傷時感諷之語然
不欲顯斥故命篇云雜詩或託以述酒
飲酒擬古惟述酒間寓以他語使漫奧
不可指撻今於名篇姑見其一二句警
要者餘章自可意逆也如豫章抗高門

重華固靈蹟此豈述酒語耶三季多此
事慷慨爭此場忽值山河改其微旨端
有在矣類之風雅無愧誅稱靖節道必
懷邦劉良註懷邦者不忘於國故無為
子曰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
湯東澗曰按晉元熙二年六月劉裕廢
恭帝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甕授張
偉使酖王偉自飲而卒繼又令兵人踰

垣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詩所為
作故以述酒名篇詩辭盡隱語故觀者
弗省獨韓子蒼以山陽下國一語疑是
義熙後有感而賦予反覆詳考而後知
決為零陵哀詩也昔蘇子讀述史九章
曰去之五百歲吾猶見其人也豈虛言
哉

賁子

舒儼宣侯雍份端佚通法
五人舒宣雍端通皆小名也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
紙筆阿舒儼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侯行志
學而不愛文術雍份端佚年十三不識六與七
通終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
杯中物

黃山谷曰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
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
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耳所謂癡人前

垣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詩所為
作故以述酒名篇詩辭盡隱語故觀者
弗省獨韓子蒼以山陽下國一語疑是
義熙後有感而賦予反覆詳考而後知
決為零陵哀詩也昔蘇子讀述史九章
曰去之五百歲吾猶見其人也豈虛言

哉

貴子

舒儼宣侯雍份端快通修洪
五人舒宣雍端通皆小名也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
紙筆阿舒儼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侯行志

與七

且進

按顏延年詩舒侯平于元嘉四年于仰又陶考詳自序案舒侯平于元嘉十年
以謀考之知舒平於元嘉四年于仰又陶考詳自序案舒侯平于元嘉十年
歷十二年間之其自改國皇不悅舒中投奔于學位是時向三年則此任外舒侯平也
明矣又按舒平曾鎮咸寧軍又佐建泰軍保其法可考其向世之年則投奔學位
以此志可知自此至其終壽遠達一紀如此詩舒侯平與一二身同也
師古子抱春

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
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耳所謂癡人前

不得說夢也

有會而作

并序

舊穀既沒新穀未登頗為老農而值年
災日月尚悠為患未已登歲之功既不
可希朝夕所資煙火裁通旬日已來始
念饑乏歲云夕矣慨然未懷今我不迷
後生何聞哉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饑菽麥實所羨孰敢慕

王肥怒如亞九飯

怒也

當暑厭寒衣歲月將欲

暮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深恨蒙袂非嗟來
何足吝徒沒空自遺斯濫豈彼志固窮夙所歸
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

趙泉山曰此篇述

共艱食之慘尤為酸

楚老至更長饑是

身未嘗足食也

蜡日

蜡助
駕切

蜡臘祭名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

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風雪送餘運無妨時已和梅柳夾門植一條有
佳花我唱爾言得酒中適何多未能明多少章
山有奇歌

四時

此顧凱之神情類文有全篇然顧詩首尾不知獨此絕

春水滿泗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暉冬嶺秀
孤松

劉斯立曰常山凱之川此足以全篇

中惟此警策居然可知或疑顧作淵明
摘出四句可謂善擇矣

許彥國詩話曰此詩乃顧長康詩誤入

彭澤集

陶靖節集卷之三

陶靖節集卷之四

詩五言

擬古
九首

其一

榮榮窓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
當又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不
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多謝諸少
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

其二

辭家夙嚴駕當往志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
 非戎聞有田子春節義為士雄斯人父已死鄉
 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
 子直在百年中

田疇字子春漢比平無終人時
 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
 欲遣使奔問行在無其人聞疇奇士乃署為從
 事疇將行道路阻絕遂循間道至長安致命詔
 拜騎都尉疇以天子蒙塵不可荷佩榮寵固辭
 不受得報還虞已為公孫瓚所滅疇謁虞墓哭
 泣而去瓚怒曰汝何不送章報於我疇答
 曰云云

其三

仲春溝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蟄冬潛駭草木從
 橫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
 將還舊居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
 石君情定何如

其四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為飛
 鳥堂山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古時功名士慷

慨爭此場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音松栢為
人伐高墳互低昂顏基無遺主遊魂在何方榮
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

其五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句九遇食

說苑子思三句

食十年考一冠辛苦無此比常有好看顏我欲

觀其人晨去越河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

知我故來意取琴為我揮上絃驚別鶴下絃操

孤鸞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

其六

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
知時厭聞世上語結友到臨淄稷下多談士指
彼決吾疑裝束既有日已與家人辭行行停出
門還坐更自思不怨道里長但畏人我欺萬一
不合意未為世笑之伊懷難具道為君作此詩
湯東澗曰前四句興而比以言吾有定

見而不為談者所眩似謂白蓮社中人
不為也

其七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
且歌曙東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
月灼灼葉中華豈無一時好不又當如何

其八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言行游近張掖至

幽州饑食首陽

飲易水流

荆軻為燕太子
丹刺秦王太子

及賓客皆送
至易水之上

不見相知人惟見古時立路邊兩

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

東澗曰首陽易水亦寓憤世之意說苑

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

為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

莫可語也伯牙之琴莊周之言惟鍾惠

能聽今有能聽之人而無可聽之言此

淵明所以罷遠游也

其九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
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
衣欲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東澗曰業成志樹而時代遷革不復可
騁然生斯時矣奚所歸悔耶

雜詩十二首

其一

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
常身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作樂斗
酒聚比隣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
勵歲月不待人

其二

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
中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

眠知夕未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
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

其三

榮華難久居盛衰不可量昔為三春藻今作秋
蓮房嚴霜結野草枯悴未遽央日月有環周我
去不再陽眷眷往昔時憶此斷人腸

入生無湯東澗曰此篇亦感興亡之意

其四

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親戚共一處子孫還
相保觴絃肆朝日罇中酒不燥緩帶盡歡娛起
晚眠常早孰若當世士冰炭滿懷抱百年歸丘
壟用此空名道

其五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
遠翥荏苒歲月頽此心稍已去值歡無復娛每
每多憂慮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壑舟無須

史引我不得住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
惜寸陰念此使人懼

湯東澗曰太白詩云百歲落半塗前期
浩漫漫中宵不成寐天明起長歎人生
學無歸宿者例有此歎必聞道而後免
此此淵明所以惜寸陰歟

其六

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柰何五十年忽見親

此事求我盛年歡

男子自二十九則為盛年

一毫無復

意去去轉欲遠此生豈再值傾家時作樂竟此
歲月駛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後置

按此詩靖節年五十作也時義熙十年
甲寅初廬山東林寺主釋慧遠集緇素
百二十有三人於山西巖下般若臺精
舍結白蓮社歲以春秋二節同寅協恭
朝宗靈像也及是秋七月二十八日命

劉遺民撰同誓文以申嚴斯事其間譽望尤著為當世推重者號社中十八賢

劉遺民張詮雷次宗宗炳周續之張野等願焉時秘書丞謝靈

運才學為江左冠而負才傲物少所推挹一見遠公遽改容致敬因於神殿後鑿二池植白蓮以規求入社遠公察其心雜拒之靈運晚節踈放不檢果不克令終中書侍郎范甯直節立朝為權貴

諧忌出守豫章遠公移書邀入社甯辭不至蓋未能頓委世緣也靖節與遠公雅素寔為方外交而不願齒社列遠公遂作詩博酒鄭重招致竟不可訕按梁僧慧皎高僧傳遠公持律精苦雖豉酒米汁及蜜水之微且誓死不犯乃欽靖節風槩顧我能致之者力為之不假卹靖節反麾而謝之或與樵蘇田父班荆

陶令集 卷之四
道舊于何庸流能窺其趣哉靖節每來
社中一日謁遠公甫及寺外聞鐘聲不
覺顰容遽命還駕法眼禪師晚叅示衆
云今夜鐘鳴復來有何事若是陶淵明
攢眉却迴去此靖節洞明心要惟法眼
特為揄揚張商英有詩云虎溪回首去
陶令趣何深謝無逸詩云淵明從遠公
了此一大事下區中賢畧不可人意

遠公居山餘三十年影不出山蹟不入
俗送賓游履常以虎溪為界他日偕靖
節簡寂禪觀主陸脩靜語道不覺過虎
溪數百步虎輒驟鳴因相與大笑而別
石恪遂作三笑圖東坡贊之李伯時蓮
社圖李元宗紀之足標一時之風致云

其七

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寒風拂枯條落葉掩

長陌弱質與運頽玄鬢早已白靖節早素標插年髮白人頭前途漸就窄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

其八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冬足大布麤絺以應陽正爾不能得山谷云正爾不能得乃當時語改作止甚失語法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理也

可奈何且為陶二觴

其九

遙遙從羈役一心處兩端掩淚汎東逝順流追時遷日沒星與昴勢翳西山巔蕭條隔天涯惆悵念常飡慷慨思南歸路遐無由緣關梁難虧替絕音寄斯篇

其十

閑居執蕩志時駛不可稽驅役無停息軒裳逝

東嶕沉陰擬薰麝寒氣激我懷歲月有常御我
來淹已彌慷慨憶綢繆此情久已離荏苒經十
載暫為人所羈庭宇翳餘木倏忽日月虧

其十一

我行未云遠回顧慘風涼春燕應節起高飛埽
塵梁邊鴈悲無所代謝歸北鄉離鷗鳴清池涉
暑經秋霜愁人難為辭遙遙春夜長

其十二

娟娟松標嶕婉變柔童子年始三五間喬柯
可倚養色含津氣粲然有心理

東坡和陶無此篇

詠貧士 七首

其一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
餘暉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
夕復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知音苟不

存已矣何所悲

湯東澗曰孤雲倦翮以興舉世皆依乘
風雲而已獨無攀援飛翮之志寧忍饑
寒以守志節縱無知此意者亦不足悲
也

其二

淒厲歲云暮擁褐曝前軒南圃無遺秀枯條盈
北園傾壺絕餘瀝闕竈不見煙詩書塞座外日
暎不違竹閣房非陳冠竊有愠見言何以慰吾
懷賴古多此賢

其三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見飲原生納決屣清
歌暢高音憲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弊襟不
掩肘藜羹常乏斟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賜
也徒能辯乃不見吾心

其四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劉向列女傳魯黔婁妻者魯黔婁先生之

妻也先生死曾子哭之畢曰何以為謚其妻曰

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克口衣不蓋

形死則手足不斂何樂於此而謚為康寧其妻

曰昔先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為國相辭而不受

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辭而不受是

有餘富也彼先生者其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

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好爵吾

仁得仁求義得義其謚曰康不亦宜乎

不榮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弊服仍不周豈

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

其五

袁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干晉書洛陽大雪丈餘

行迹謂其已死入見安偃卧問其故答曰阮公

大雪人乏食不宜干人令賢之舉孝廉

見錢入即日棄其官芻藁有常溫採菘足朝飧

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饑寒貧富常交戰道勝無

戚顏至德冠邦閭清節映西關

其六

仲蔚愛窮居遠宅生蒿蓬翳然絕交游賦詩頗

能工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

張仲蔚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

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時人莫知惟劉龔知之

此士胡獨然寔由罕

所同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

莊子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

樂所樂非窮通也

人事固以拙聊得長相從

其七

昔在黃子廉

黃蓋傳云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

彈冠佐名州一

朝辭吏歸清貧畧難儔年饑感仁妻泣涕向我

流丈夫雖有志固為兒女憂惠孫一

晤歎腆贈

竟莫酬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修

詠一踈并序

漢疏廣傳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兄子

受為太子少傅在位五歲廣謂受曰知

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名

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

出關歸老故鄉不亦善乎即日上疏乞

骸骨宣帝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

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廣歸鄉里日具酒食故舊賓客與相娛樂

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

蔡澤云四時之序功成者去

借問

衰周來幾人得其趣游目漢廷中二踈復此舉

高嘯返舊居長揖儲君傳餞送傾皇朝華軒

道踈離別情所悲餘榮何足顧事勝感行人賢

哉豈常譽厭閭里歡所營非近務促席延故

光揮觴道平素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放意

樂餘年遑恤身後慮誰云其人亡义而道彌著

東坡曰詠二踈詩淵明未嘗出二踈既

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以謂既出而返

如從病得愈其味勝於初不病此惑者

顛倒見耳

東澗曰二踈取其歸三良與主同死荆

卿為主報仇皆託古以自見云

詠三良

并序

三良子車氏子奄息仲行鍼虎穆公歿
康公從治命以三子為殉國人哀之賦
黃鳥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恐功
愈微忠情謬獲露遂為君所私出則陪文輿入
必待丹帷箴規嚮已從計議初無虧一朝長逝
後願言同此歸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臨穴
罔惟疑投義志攸希荆棘籠高墳黃鳥聲止
良人不可贖泫然沾我衣

葛常之曰三良以身殉秦穆之葬黃鳥
之詩哀之序詩者謂國人刺繆公以人
從死則咎在秦穆不在三良矣王仲宣
云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沒要之
死焉得不相隨陶元亮云厚恩固難忘
君命安可違是皆不以三良之死為非

也至李德裕則謂社稷死則死之不可
 許之死欲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譏則是
 罪三良之死非其所矣然君命之於前
 衆驅之於後為三良者雖欲不死得乎
 惟柳子厚云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
 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使康公能如
 魏顛不用亂命則豈至陷父於不義如
 此哉東坡和陶亦云顧命有治亂臣子

得從違魏顛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似與
 柳子之論合審如是則三良不能無罪
 然坡公過秦穆墓詩乃云穆公生不誅
 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
 子狗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則又
 言三良之殉非穆公之意也

詠荆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

荆卿君子死知已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
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充長纓飲餞易水
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淮南子高
漸離宋意為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
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
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
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踈
魯句踐聞荆軻之刺秦王曰奇功遂不成其人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

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宋儒不通

朱文公曰淵明詩人皆說平淡看他自

只是滿口作

豪放得來不覺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

官話

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

出來

讀山海經

按讀山海經穆天子傳止題讀山海

其一

孟夏草木長逸屋樹扶疎衆鳥欣有託吾亦愛

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
迴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
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傳周穆天子傳者太
康二年汲縣民發
古塚所獲書也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其二

玉臺凌霞秀王母怡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
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酣發新謠寧
效俗中言

山海經云玉山王母所居又云處崑崙
之丘郭璞註云王母亦自有離宮別館
不專住一山也穆天子傳西王母宴穆
王於瑤池之上為天子謠曰云云

其三

迢遞槐江嶺是謂玄圃丘西南望崑墟光氣難
與儔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瑤流恨不及周穆託
乘一來游

山海經云槐江之山其上多琅玕實惟
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
魂爰有淫流其清洛洛平圃即玄圃淫
流上音遙○穆傳天子銘跡於玄圃之

上

其四

丹木生何許迺在峯音密山陽黃花復朱實食之
壽命長白玉凝素液瑾瑜發奇光豈伊君子寧

見重我軒黃

山海經云崑崙山多丹木黃華而赤實
食之不饑丹水出焉其中多白玉是有
玉膏黃帝是食是饗瑾瑜之玉為良潤
澤而有光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其五

翩翩三青鳥毛色竒可憐朝為王母使暮歸三
危山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須惟

酒與長生

山海經云三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又

其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

其六

逍遙蕪臯上杳然望扶木洪柯百萬尋森散覆

谷陽靈人侍丹池朝朝為日浴神景一登天舞

幽不見燭

山海經云大荒之中有山上有扶

三百里有谷曰騶容上有扶才計

桑在上

其七

粲粲三珠樹寄生赤水陰亭亭凌風桂八榦共

成林靈鳳撫雲舞神鸞調玉音雖非世上寶爰

得三母心

山海經云三珠樹生赤水上其樹如栢

葉皆為珠○桂林八樹在番禺東八樹

而成林言其大也。○裁民之國爰有歌
舞之鳥鸞鳥自歌凡鳥自舞

其八

自古有沒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萬歲如
平常赤泉給我飲員立足我糧方與三辰時事
考豈渠央

山海經云不死民在父脛國求其
色壽不死

其九

夸父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
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是有餘迹寄鄧林功
竟在身後

山海經云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
於禺谷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
比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
鄧林注夸父者神人之名也其能及日

景而傾河渭豈以走飲哉

其十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
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設在昔心良
晨詎可待

山海經云精衛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
游于東海溺而不反故為精衛常負西
山之木石以填東海

曾紘曰余嘗評陶公詩語造平淡而寫
意深遠外若枯槁中實敷腴真詩人之
冠冕也平生酷愛此作每以世無善本
為恨因山海經詩云形夭無千歲猛志
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相貫遂取山海
經叅校經中有云刑天獸名也口中好
御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戚
故與猛志固常在相應五字皆訛蓋字

畫相近無足怪者因思宋宣獻言校書
如拂几上塵旋拂旋生豈欺我哉

其十一

巨猾肆威暴欽馯違帝旨窳窳

上音軋強能變
下音愈

祖江遂獨死明明上天鑒為惡不可履長枯固
已劇鷓鴣豈足恃

山海經云鐘山神其子曰鼓是與欽鴝
音殺祖江于崑崙之陽帝乃戮之欽鴝

化為大鷓鴣亦化為鷓鴣鳥見即其邑大
旱○窳窳龍首居弱水中注云本蛇身
人面為貳負臣所殺復化而成此物

其十二

鷓鴣

當作鷓鴣

見城邑其國有故士念彼懷生世當

時數來止青丘有奇鳥自言獨見爾本為迷者
生不以喻君子

山海經云柜山有鳥其狀如鷓其名曰

鵝音見則其縣多放士注放逐也青丘
之山有鳥狀如鵝

共十三

巖巖顯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廢共鯨重華為
之來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猜臨沒告饑渴當
復何及哉

擬挽歌辭

三首

其一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且在
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
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
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其二

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
能嘗殺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
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

一本有荒草無人眠

極視正萍
萍二句
一朝出門去歸來夜未央

其三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
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崔嵬馬為仰天鳴風
為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
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
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祁寬曰昔人自作祭文挽詩者多矣或

寓意騁辭成於暇日寬攷次靖節詩文
乃絕筆於祭挽三篇蓋出於屬纏之際
者辭情俱達尤為精麗其於晝夜之道
了然如此古之聖賢唯孔子曾子能之
見於曳杖之歌易簣之言嗟哉斯人沒
七百年未聞有稱贊及此者因表而出
之附于卷末

趙泉山曰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與

自祭文律中無射之月相符知挽辭乃
將逝之夕作是以梁昭明采此辭入選
止題曰陶淵明挽歌而編次本集者不
悟乃題云擬挽歌辭曾端伯曰秦少游
將亡效淵明自作哀挽王平甫亦云九
月清霜送陶令此則挽辭決非擬作從
可知矣

又曰晉桓伊善挽歌庾晞亦喜為挽歌

每自謂人於此則使左右齊和袁山松
遇出遊則好令左右作挽歌類皆一特
名流達士習尚如此非如今之人例以
為悼亡之語而忘言之也
按蘇劉皆不知豈畏死耶

聯句

鳴鴈乘風飛去去當何極念彼窮居士如何不
嘆息淵明雖欲騰九萬扶搖竟何力遠招王子

喬雲駕庶可飭情之顧石正徘徊離翔天側
霜霏豈不切務從忘愛真循之高柯濯條幹遠
眺同天色思絕慶未看徒使生迷惑

陶靖節集卷之五

雜文

桃花源記

并詩桃源經曰桃源山在縣南

有障山東帶鈔籬溪周回三
十有里所謂桃花源也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

漁人姓黃

緣溪行

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
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
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

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鷄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鷄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

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劉歆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

云逝往迹浸復湮來逕遂蕪廢
農耕日入從所憇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取長
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曠交通鷄犬互鳴吠俎豆
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歡游詣
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
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竒蹤隱五百一
朝敞神界淳薄旣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游方
士馬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唐子西曰唐人有詩云山僧不解數甲
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及觀淵明詩云雖
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便覺唐人費力
如此如桃花源記言尚不知有漢無論
魏晉可見造語之簡妙蓋晉人工造語
而淵明其尤也

東坡曰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
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

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
 殺鷄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
 有菊水水其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
 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
 人村有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
 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
 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益衰
 桃源蓋此比也使武陵太守得至焉則
 此者甚衆不獨桃源

山化為爭奪之場又常意天壤間
 胡子曰東坡此論蓋辯證唐人以桃源
 為神仙如王摩詰劉夢得韓退之作桃
 源行是也惟王介甫作桃源行與東坡
 之論合

桃花源記言太元中事詩云竒蹤隱五
 百韓退之桃源圖詩又以為六百年洪

慶善曰自始皇三十三年築長城明年
燔詩書又明年坑儒生三十七年胡亥
立三年而滅於漢二漢四百二十五年
而為魏魏四十五年而為晉至孝武寧
康三年通五百八十八年明年改元太
元至太元十二年乃及六百年

趙泉山曰靖節退之雖名舉其歲盈數
要之六百載為近實而桃花源事當在

孝武帝太元十三年丁亥前數年間任
安貧武陵記直據奇蹤隱五百之語輒
改為太康中彼不知靖節所記劉子驥
者正太元時人

歸去來兮辭并序

余家貧新植不足自給幼稚盈室鉅
無儲粟生室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
余為長吏今長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

有四方之事衛建威命使部諸侯以惠愛為德

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于小邑當時刺史得自

來時所部縣令而版檢之故云于時風波未靜心憚遠

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

故便求之及少日春然有歸與之情何

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

已交病常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

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歛

裳宵逝詳序意其艱尋程氏妹喪于武

昌在廣云程氏妹從夫姓也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

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

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

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

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

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日欲暮也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

三徑就荒松菊猶存

三輔決錄云蔣詡舍中竹下開三逕唯故人求仲羊

仲從之遊也

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

庭柯以怡顏倚南窓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

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

矯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

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

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

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

事於西疇或命中車或掉孤舟既窈窕以尋壑

亦崎嶇而經立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

始音試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

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

兮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

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

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歐陽文忠公曰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一篇而已

李格非曰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有斧鑿痕

朱文公曰其詞義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尤怨切蹙之病

休齋曰詩變而為騷騷變而為辭皆可歌也詞則兼詩騷之聲而尤簡邃焉者

漢武帝作秋風辭一章三易韻其節短其聲哀此詞之權輿乎陶淵明罷彭澤令賦歸去來而自命曰辭迨令人歌之頓挫抑揚自協聲韻蓋其詞高甚晉宋而下欲追躡之不能然秋風詞盡蹈襲楚辭未甚敷暢歸去來則自出機杼所謂無首無尾無始無終前非歌而後非辭欲斷而復續將作而遽止謂洞庭鈞

大而不澹謂霓裳羽衣而不綺此其所
以超乎先秦之世而與之同範也

韓子蒼曰傳言淵明以郡遣督郵至即
日解印綬去而淵明自叙以程氏妹喪
去奔武昌余觀此士既以違已交病又
愧役於口腹意不欲仕久矣及因妹喪
即去蓋其孝友如此世人但以不屈於
州縣吏為高故以因督郵而去此去讖
時委命其意固有在矣豈一督郵能
之去就哉躬耕乞食且猶不耻而耻屈
於督郵必不然矣

東坡曰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
恠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為錢但恠其不
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辭云
幼穉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
證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

於瓶中見粟也耶

五柳先生傳 并贊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設風日短褐穿結草飲水晏如也常

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

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
茲若人之儔乎 黔婁註 見前 酬觴賦詩以樂其志無
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藝苑雌黃曰士人言縣令事多用彭澤
五株柳雖白樂天六帖亦然以予考之
陶淵明潯陽柴桑人也宅邊有五柳樹

因號五柳先生後為彭澤令去家百里
則彭澤未嘗有五柳也予初論此人或
不然其說比觀南部新書云晉書陶淵
明本傳云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嘗
作五柳先生傳以自况先生不知何許
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
焉即非彭澤令時所載人多於縣令事
使五柳誤也豈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

然者與茗溪漁隱曰沈彬詩陶潛彭澤
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皆誤用也

晉故西征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

拜贊

君諱嘉字萬年江夏鄂人也曾祖父宗以孝行
稱仕吳司馬祖父揖元康中為廬陵太守宗葬
武昌新陽縣子孫家焉遂為縣人也君少失父
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
閨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閭稱之冲默有遠量弱

冠儔類咸敬之同郡郭遜以清操知名時在君
右常歎君溫雅平曠自以為不及遜從弟立亦
有才志與君同時齊譽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
里聲流京邑太尉潁川庾亮以帝舅民望受分
陝之重鎮武昌拜領江州辟君郤廬陵從事下
郡還亮引見問風俗得失對曰嘉不知還傳當
問從吏亮以塵尾掩口而笑諸從事旣去喚弟
翼語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君旣辭出外自
除吏便步歸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歡樂怡怡如
也旬有餘日更版為勸學從事時亮崇脩學校
高選儒官以君望寔故應尚德之舉太傅河南
褚裒簡穆有器識時為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
旦大會州府人士率多時彥君在坐次甚遠裒
問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但自
覓裒歷觀遂指君謂亮曰將無是耶亮欣然而
笑喜裒之得君奇君為裒之所得乃益器焉舉

秀才又為安西將軍庾翼府功曹再為江州別
駕巴丘令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叅軍君色和
而正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游龍山叅佐畢集
四第二甥咸在坐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吹君
帽墮落溫目左右及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君
初不自覺良乂如廁溫命取以還之廷尉太原
孫盛為謔議叅軍時在坐溫命紙筆令嘲之文
成示溫溫以著坐處君歸見嘲笑而請筆作答
了不容思文辭超卓四座歎之奉使京師除尚
書刪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
君辭以脚疾不任拜起詔使人扶入君嘗為刺
史謝朓別駕朓會稽人喪亡君求赴義路由永
興高陽許詢有雋才辭榮不仕每縱心獨徃客
居縣界嘗乘船近行遙逢君過歎曰都邑美士
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唯聞中州有孟嘉者將
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使問君之從者君謂其

使曰本心相過今先赴義尋還就君及歸遂止
信宿雅相知得有若舊交還至轉從事中郎俄
遷長史在朝墮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嘗會
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逕之龍山顧景酣宴造
夕乃歸溫從容謂君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
御卿後以疾終於家年五十一始自總髮至于
知命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愠之容好
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

無人溫嘗問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
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又問聽妓絲不如竹
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中散大夫桂陽羅含
賦之曰孟生善酣不愆其意光祿大夫南陽劉
耽昔與君同在溫府淵明從父太常夔嘗問耽
君若在當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為時
所重如此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
之思寔鍾厥心謹按採行事撰為此傳懼或乖

謬有虧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云爾

贊曰

孔子稱進德脩業以及時也君清蹈衡門則令聞孔昭振纓公朝則德音允集道悠運促不終遠業惜哉仁者必壽豈斯言之謬乎

讀史述九章

余讀史記有所感而述之

夷齊

二子讓國相將海隅天人革命絕景窮居采薇高歌慨想黃虞貞風凌俗爰感懦夫

箕子

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哀哀箕子云胡能夷狡童之歌悽矣其悲

管鮑

知人未易相知實難淡美初交利乖歲寒管生稱心鮑叔必安奇情雙亮令名俱完

程杵

遺生良難士為知己望義如歸允伊二子程生
揮劍懼茲餘耻令德永聞百代見紀

七十二弟子

恂恂舞雩莫曰匪賢俱映日月共食至言慟由
才難感為情牽回也早夭賜獨長年

屈賈

進德脩業將以及時如彼稷契孰不願之嗟乎

二賢逢世多疑候瞻寫志感鵬獻辭

韓非

豐狐隱穴以文自殘君子失時白首抱關巧行
居災伎辯召忠哀矣韓生竟死說難

魯二儒

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介若人特為貞夫德不
百年汙我詩書逝然不顧被褐幽居

祭長公

...

...

...

遠哉長公蕭然何事世路多端皆為我異歛鬱
竭來獨養其志寢跡窮年誰知斯意

東坡曰讀史述九章夷齊箕子蓋有感
而云云之五百餘載吾猶識其意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云淵明讀史九章其
間皆有深意其尤章章者如夷齊箕子
魯二儒三篇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
居貞風凌俗爰感懦夫箕子云去鄉之

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魯二
儒云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介若人持
為貞夫由是觀之則淵明委身窮巷甘
黔婁之貧而不自悔者豈非以耻事二
姓而然耶

陶靖節集卷之五

披瀝然

陶靖節集卷之五



